

■抗战地标

从汉阳铁厂到重庆钢铁厂

□张瑞田



一座人物雕像，在空旷的室外展厅伫立。穿朝服，顶戴花翎，挺胸抬头，向远处眺望。雕塑家没有提供精确的面部细节，不过，神采奕奕的目光、坚毅的表情、凛然的气质，一位帝国督抚的才干在其高度的艺术概括中清晰可感。

这座人物雕像，正是张之洞。

在位于大渡口区的重庆工业博物馆的雕像前，我仰首瞻望，目不转睛，想通过雕塑家塑造的历史人物感受陈年旧月的风尘，倾听那些过往的故事。

张之洞雕像的前后左右，陈列着钢铁厂的生产设备。十余米高的钢梁，呈现黝黑的光芒；双缸卧式蒸汽机，犹如一辆怪异的坦克，讲述着中国钢铁的前世今生；箭一样射向天空的烟囡，如同一个感叹号，别致得令人惊叹。

往昔，这里热火朝天，人声鼎沸。往昔，这里收纳着一个民族强大富强的怀想。往昔，这里汇聚了我们太多的汗水和泪水，与钢铁铁水交汇，向远方流淌。眼下，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了，从最初的修建到最后的迁移，似乎完成了必需的使命，开始像一位阅尽世相、思维活跃的老者，悠然而沉重地撰写起回忆录。我们所经过的地方，比如一辆锈迹斑斑的运煤车，比如一个铁炉的基址，比如一段窄窄的轨道，比如一座座熟悉或陌生的塑像，很像回忆录里的一个段落、一种描写。通过“阅读”这样的段落和描写，重庆钢铁厂的轮廓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

其实，张之洞没有到过重庆大渡口的重庆钢铁厂。他曾担任四川学政，有可能来过重庆，只是那时候的中国工业水平很低，他在四川所见，依然是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作物种植，还

不懂什么是冶炼。后来他担任了山西巡抚，尤其是在在两广总督的任上，不仅取得了与法国兵戎相见的谅山大捷，还与各国形形色色的政客、商贾会晤，眼界大开，有了办洋务的想法。转任湖广总督后，他决定在汉阳办一家亚洲最大的铁厂。

先有汉阳铁厂，后有重庆钢铁厂，二者之间的关系，无形中勾勒出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风尚。汉阳铁厂是为了救亡图存，而为了摆脱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汉阳铁厂从武汉迁移到重庆，重庆钢铁厂就此诞生。可以这么说，汉阳铁厂与重庆钢铁厂是一个整体，在它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几代人为寻求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而殊死奋斗的身影。

没有张之洞，就没有汉阳铁厂。在两广总督的任上，他通过中国驻英国公使刘瑞芬向英国诺塞德公司订购了炼铁机炉，后因转任湖广总督，他要求英国方面改变收货地址，把炼铁设备发往武汉。张之洞事必躬亲，率一班人马走遍了武汉三镇，最后选定汉阳龟山麓作为厂址。他是急性子，想干什么，立刻动手，有了目标，马上起步。1890年11月动工，1893年9月建成，1894年6月投产，汉阳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这是一个信号，预示着清朝的改良与进取。在武汉将要建设铁厂的消息刚刚传出时，湖北巡抚谭继洵消极抵触，藩司黄彭年不顾年老体弱，也到督署劝说张之洞不要搞汉阳铁厂。在他们看来，所谓洋务就是昙花一现，不仅耗资，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样的顽固派，在清末是多数。张之洞觉得，这些人安于现状，只顾眼前利益，没有远大的理想，根本不了解洋务的重要性，和汉阳铁厂的现实价值。他把顽固派的规劝当成耳旁风。囿于时代的局限，办铁厂自然要支付昂贵的学费。进入生产阶段的汉阳铁厂，因最初的决策问题，管理的过分行政化，供应、销售环境的诸多问题，导致企业严重亏损。两年后，转给了亦官亦商的盛宣怀，由这位一直主张企业商办的人掌控。

擢升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的张之洞，在北京的宅邸读报时，看到了汉阳铁厂的消息。彼时，汉阳铁厂已更名为汉冶萍公司。汉冶萍公司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天新建1号、2号平炉以来，生产蒸蒸日上，所炼钢铁品质纯净，含磷量只有0.12%。每日出钢6000吨，产品远销日



本、美国等地。国内各铁路公司纷纷向汉冶萍公司订购钢轨，公司已集商股1000万元。他亲手缔造的汉阳铁厂，还是瓜熟蒂落了。

两年后，也就是1909年，张之洞在北京逝世。

1911年，辛亥革命在张之洞主政二十余年的湖北爆发，革命军推翻了大清王朝的统治。革命家黄兴曾在日本讲道，应该铸造一枚百吨黄金的大勋章，以奖励张之洞为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一是张之洞用官费资助3000名湖广留日生，此中半数成为革命党骨干；二是张之洞建造的汉阳枪炮厂，为革命党准备了充足的武器，革命党接过他的汉阳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若张之洞生前看到了黄兴的这段话，不知他会做何感想。他不是革命者，却在历史中为后来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二

犯我中华的日本侵略者在1938年6月18日下达了实施汉口作战的第119号命令，目的之一就是攻占武汉，削弱中国人的抗战意志。1938年10月24日，长江北岸的日本侵略军占领黄陂，与汉口仅一箭之遥。长江南岸日军推进到葛店附近，这里距离武昌仅30公里。日本侵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



胡会用新麦草重新修缮胡海家的老房子

张洪建作

跑了回来。可那时，他们家院子里的坛坛罐罐都被翠花给砸了。如果他们俩再晚一会儿等翠花自个儿骂骂咧咧地绕着小街走回家以后，再主动上门赔个不是，并答应尽快把他们家的房顶给修缮好，事态也许就那样平息掉了。可巧的是，胡会两口子偏偏在翠花气头上赶了回来。翠花“叭叭”地拍着桌面，说：“你们两口子好好看看吧，这事应该怎么办？”

胡会和女人小梅看到自家院子里的物件，全被眼前的女人砸了个稀巴烂，一时间心里也堵得慌。所以，当翠花责问他们房屋赔偿的事情时，胡会就没有及时回应。这下，可激怒了翠花。她当场甩掉脚上鞋子，躺到胡会家的小土炕上，嗷嗷地哭号起来：“这日子没法过啦！你个胡会不给我们家修房子、赔偿损失，我今天就住在你们家不走！”胡海也得知了家中的事情，冷着脸面跑到胡会家的院子里，望了望自家的房顶，一言没发地扭头走了。临出胡会家巷口时，胡海背后落下一句：“没法再住了！”

好在那个时候，胡会的老娘看两家人为了那么点事情闹成一锅粥，便心生一计。

刚开始，胡海认为老人家抱只鸡来，是想把那惹事的鸡送给他们家杀掉吃肉，赔偿损失。没料想，那位胡海要喊婶娘的老人家进到胡海家堂屋以后，就把头上的发髻抖落开来，盘腿坐在胡海家堂屋的地上，一边手搓着脚脖子，一边拍打着那只芦花鸡，哭喊道：“你这个该死的鸡呀，怎么带头把俺大侄子胡海家的草房子给刨成那个样子！这麦口的大热天里，你让俺大侄子他们一家人到哪里去住呢？”

胡会的老娘打鸡骂鸡的哭声，声声都在向着

在“焦土抗战”中，武汉人民顽强抵抗着。红彤彤的大火，照亮的是中国人民绝不屈服、保家卫国的决心。抗日战争离不开钢铁，也离不开汉阳制造的军火。汉阳铁厂决心搬迁到远方的重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于是，“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立了，负责拆迁汉阳铁厂及武汉附近其他各钢铁厂的机器设备。在短短七个月的时间里，便从汉阳铁厂拆迁了体积庞大、形状各异的机器和设备3万吨之多。

拆卸不容易，运输更艰难。他们征集雇用了2艘炮舰、11艘海轮、27艘江轮、4艘铁驳船、17艘拖轮、218艘木驳船、7000艘柏木船，把机器设备、原材料、产品运到宜昌，又换乘大马力轮船穿过三峡。川江航段复杂，行运困难，他们采用分节转运方式，一一经过三斗坪、庙河、巴东、巫山、奉节、万县、涪陵、九龙坡等处，一路艰辛，既要抗拒自然风险，还有躲避敌机轰炸。经过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将物资运到大渡口，然后安装，再生产。从武汉到重庆，历经千难万险，完成了一次迁建壮举。

大渡口，从此有了一家重工业企业。彼时，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异常激烈，这家刚搬迁的铁厂与其他内迁至此的重要钢铁企业一道迅速恢复生产，钢铁产量占抗战大后方的90%，员工有1.5万人之多。所生产的钢铁供应



重庆钢铁厂旧照

汉阳铁厂旧照

各个兵工厂，同时自身也制造飞机炸弹、迫击炮弹、磁性地雷、防弹钢板和卡宾枪配件，是抗战时期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1949年，重庆解放，12月，该厂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1950年4月15日，主要车间开始恢复生产。当时即将建设的成渝铁路，其钢轨就是由重庆钢铁厂生产的。“一五”时期，重庆钢铁厂在全国钢铁企业中名列第三，享有“北有鞍钢，南有重钢”之誉。

三

我迟到了。到大渡口，就想看看这家名闻遐迩的大型钢铁企业。但它再一次迁至长寿新区。理由很简单，环境限制，产品结构需要调整，矿石资源开采也必须有更广阔的区域、更便利的条件。2011年9月16日，长寿新区3号高炉正式点火烘炉，年钢产量超600万吨的一期工程开始闪耀明灿的火焰。

我也没有迟到。迁移的是生产基地，我们的落脚点依然有着汉阳铁厂的温度，目光所及，依稀可见抗战时期漂泊在江河里的舰艇、木船，以及背后无数英勇抗战的人，还有成渝铁路的钢轨、无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钢与铁的积淀……

记忆与现实混杂，在飘忽、沉醉之间，在想象与期盼之中，在重庆大渡口有雨的春天里，我感受到了从汉阳铁厂到重庆钢铁厂百余年的重量。

戏之晋山河

□王芳

表里山河，这四个字的山西别称，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大臣狐偃对晋文公说：“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狐偃和晋文公的对话发生在著名的城濮之战前，晋文公对此战心有忧虑，狐偃给他鼓舞士气，大不了打败了，咱表里山河，不会有危险的。

狐偃一句话概括了山西的特殊地势：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吕梁山之西有黄河向南又向东，向着大海而去；此外，晋之南有中条山，晋之北还有阴山和长城，山西可谓是被山河环绕的一块高地。这种地形，全国独一份。狐偃的话传承了两千多年，被每一个山西人挂在嘴上、写在文中。当然，也是这句话，给了城濮之战足够的底气，晋文公虽退避三舍，依然做到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取得大捷，晋国霸业始成。

简单说来，山西是封闭的，但它又不是完全封闭的，太行八陉和黄河古渡口的存在，保证了山西与外界的交流互通。正是这种相对封闭又可交流的状态，保留了相对完整的中华文明各形态，从古建到考古现场，也包括戏曲故事的发生地。国人多知山西是戏曲大省，剧种多，唱腔丰富，戏曲文物多，但极少有人知道，许多家喻户晓的戏，发生地都是山西。

《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国，虽然《史记》和《左传》记载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史称“下宫之难”的赵氏家族被杀事件，发生在晋国都城，晋国都城正是在山西。1952年，考古人在侯马发现了春秋战国时的古遗址。居住址、墓葬、铜作坊、水井、窖穴、祭祀坑等随后一一现世，确证侯马就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在大臣们的劝说下，从旧都绛迁都新田，宫室、祖庙以及臣属都随之迁了过来，这里从此喧嚣了两千多年。迁都两年后，下宫之难发生，晋景公听从姐姐庄姬公主的告发，屠杀赵氏家族，只留下了年幼的赵武，赵武长大后，又成为晋国公卿，为晋国殚精竭虑，直到死去。这些都是发生在侯马的。元代纪君祥撰写《赵氏孤儿》剧本，一是受《史记》影响，二是因为刚刚覆灭的朝纲的国姓是赵。如今到侯马来，可看到考古发现的宫城、制作青铜器的陶范，还有晋国称霸的证据——侯马盟书。长留山西的《赵氏孤儿》故事在中国传唱，后来也改编成影视剧等其他艺术门类走向了世界。

《西厢记》天下闻名，自元代王实甫把这个发生在蒲州普救寺里的故事改写得感人至深

后，张生与崔莺莺就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爱情符号，“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颠倒了红尘多少男女的绮梦。但并不是每一个为爱流泪的人都能体会到普救寺边的黄河风涛，千百年来倒塌又建起的西厢，见证了黄河之河东河西，见证了战乱与和平，见证了鸛雀楼上的高飞之鸟，也书写了不绝的历史之鸣。这西厢，投进《红楼梦》的光影中时，又有多少人知道张生背后隐藏着的蒲州兵变？人们为爱情叹息时，很少会去体会蒲州的大唐传奇，体会入戏入骨的蒲州山河。

蒲州还诞生过一个人物叫杨博，官至兵部尚书，明朝的边防有他便是安稳。京剧《龙凤阁》（又名《大探二》）里的杨波就是杨博。蒲州的风华养育了他，五老峰、伍姓湖、二贤祠不仅入了杨博的诗，还锻造了他的人生智慧，一步步从蒲州出走直到入鼎朝廷。他死后，一个新兴剧种——山陕梆子的伶人们把他写进戏里，表达怀念之情。自此他的故事被多个剧种和一代代伶人搬演、翻唱，直到消失原初的痕迹。但山西人不能忘记。

雁门关上，风声呜咽，金戈铁马的历史回音经久不息，宋朝的杨业纵马驰骋，代县、原平、朔州等山西多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和热血。他十几岁从麟州过黄河来到太原，三十年驻守晋阳，兢兢业业。他爱兵如子，身先士卒，但忠肝义胆敌不过算计，狼牙村、阳方口成了他最后的战场，直到力竭被俘。这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一生的时间几乎都在山西，都在马上。他死后，后代与他一样爱国护家。杨家将的故事，铺满了中华大梨园。

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关羽从解州出走，桃园三结义，战吕布、胜黄忠，过五关斩六将，书写了三国时的忠义歌，也诞生了红生戏。千年后，关汉卿饱蘸激情写出了《单刀会》，那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荡气回肠。李克用兵起应州，战大同，出雁门，决战三垂冈，整个山西都有他的身影，他长眠在代县七里铺村时，并不知以《珠帘寨》为代表的后唐系列戏会诞生……

锣鼓铿锵，水袖轻扬直到今日。戏之晋山河，悠久而豪迈。



麦口 (小说)

□相裕亭

麦收了，落起了雨。尽管是那种烟雾一样的毛毛雨，可还是把人们的心给湿得焦焦的。“这雨怎么赶上麦口了？”麦口，就是起镰割麦子的日子。

“再这样落下去，只怕是今年的麦子会见雨发芽变霉啊。”

好在，那针尖、麦芒一样的毛毛细雨只落了头半夜。天亮以后，暖烘烘的大太阳升上来了，照耀在落过夜雨的小村上空，一片雾腾腾的。前街胡海家那两间湿漉漉的茅屋顶上，如同热锅上蒸腾着一块灰乎乎的被抹布，丝丝缕缕的水汽一个劲儿地从那老房顶的腐草中往外窜呢。

胡海家那栋土坯房子有些年头了。房顶上的草都已经腐烂，夜雨浸泡以后，腐草底下生长出一种米粒大小的湿草虫，软绵绵、白煞煞的。胡会家的鸡们意外地发现那腐草中有小虫子可吃，“咕咕咕”地跳上墙、飞上房，蹒跚在胡海家的房顶上左抓右刨地扒找虫子吃。

胡海与胡会是堂叔兄弟，两家住前后院，平时不怎么来往。胡海那家人与谁共事，都想占人家的便宜，大家都不愿意与他们家打交道。现在，胡会家的鸡把胡海家的房顶给刨开了，胡会家可算遇上了硬茬子。

时值麦口，家家户户都忙着收麦、种稻。人们白天黑夜地在大田里忙，还有当天没有干完的活呢，谁会有心情去伺候家里的鸡呀吗的。夜雨过后，胡会家的人更是一大早就到麦茬地里撒种去了，家里那几只饿急了眼的鸡干的祸事，胡会家的人还一点都不知道呢。

那鸡刨房顶的事，是前院里胡海家的女人翠花最先发现的。

刚开始，翠花只是察觉到她家房梁上往下掉土粒儿，下意识地跑到院子里左右张望，再次回到屋里查看时，才察觉房梁上方的草把子那儿透光了。翠花吓了一大跳，赶忙往房屋后面的胡会家跑。一看，胡会家的鸡正在她家房顶上摇摆着屁股刨草呢。

那一刻，翠花脸色都气黄了。她捉不到鸡，又见不到胡会家的人，一肚子气无处撒，顺手便摸起石磨边的一根推磨棍子，照准胡会家院里的咸菜缸、喂鸡盆以及墙角的尿罐子、水盆子，噼里啪啦地砸起来。

翠花那样一闹腾，四邻们很快知道了胡会家的鸡刨了胡海家房顶的事儿。正在麦茬地里撒种的胡会两口子，听到有人传话给他们，很快